

#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对德国古典人学的超越

李 阳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 摘 要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从不同维度阐释人的本质, 但均脱离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语境, 陷入抽象化困境。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 以实践活动为逻辑支点, 从现实的人出发, 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核心命题, 实现了对德国古典人学的批判性超越。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 系统梳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演进历程, 阐释其对德国古典人学超越的具体维度与核心内核, 挖掘这一超越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 以期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回应当代人的发展困境提供思想资源。

### 关键词

抽象的人, 现实的人,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 德国古典人学, 超越

# From “Abstract Man” to “Real Man”

##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and Its Transcendence of German Classical Anthropology

Y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3,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uman essence is a central issue in Marxist philosophy. Kant, Hegel, and Feuerbach interpreted human essen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all detached themselves from the context of social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by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abstraction. Groun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aking practical activity as its logical fulcrum, Marx, starting from the real man,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proposition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is the sum total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thereby achieving a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German classical anthropology.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elucidates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and core essence of his transcendence of German classical anthropology,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transcendence,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deepening research on Marxist anthropology and addressing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humanity.

## Keywords

Abstract Man, Real Man,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German Classical Anthropology, Transcend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文献综述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关键入口。国内外学界围绕马克思如何超越德国古典人学、确立“现实的人”这一理论主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既有研究脉络，有助于明确本文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推进方向。

国内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围绕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从认识论或本体论角度阐释“社会关系总和”命题的内涵。学者们普遍强调这一命题对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超越，认为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从抽象的“类”落实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中。此后，以实践哲学研究兴起为重要转向，研究重心聚焦于从实践维度阐释马克思人学的理论变革。俞吾金在《实践诠释学》中明确提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亦是理解马克思人学、把握人的本质的核心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本质上是将一切存在与主体问题放置于实践的历史视域中展开考察，凸显了人学理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1]。孙正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中指出，“现实的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要义便是摆脱抽象哲学思辨，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真实生存与发展[2]。近年来，国内研究呈现出两个重要趋向：一是深耕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史溯源，吴晓明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进行系统性梳理，深入探究马克思人学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承与超越关系，进一步夯实了人学研究的理论根基[3]。二是立足当代数字社会现实，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阐释空间，聚焦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与主体性重塑问题，张一兵在《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中，始终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学思想与异化批判理论为核心理论标尺，结合对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构境论解读，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与算法技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塑，揭示技术义肢化背景下人的主体性被侵蚀、自由自觉的类本质遭遇新型异化的现实样态，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回应数字时代人的生存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4]。

与国内研究相呼应，国外学者围绕马克思人学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相互关联的学术脉络。其一，思想史溯源。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解离不开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纵深把握，亨利希(Dieter Henrich)对德国古典哲学中主体概念的发展脉络作出了系统梳理，明晰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主体论逻辑演进与内在张力，为把握马克思对德国古典人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背景与理论参照[5]。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物化”理论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理论基础，将人的主体性解放置于核心地位[6]；其三，当代技术批

判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新发展。学者们紧密结合了数字时代现实，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异化批判理论，如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应用于数字劳动研究，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下数据异化、平台异化等新型异化形式，深刻影响人的生存状态与主体性发展，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对当代现实的解释力[7]；而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则从平台经济的结构性分析出发，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下抽象劳动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8]，上述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人学当代发展的理论增长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围绕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已积累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其一，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与德国古典人学之间关系的论述，多集中于比较性描述，对其内在逻辑转换的哲学根基——即从“意识内在性”到“对象性活动”的范式转换——分析尚不够深入。多数研究停留于指出马克思超越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但未能充分揭示这一超越何以可能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其二，在探讨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意义时，部分研究存在将经典理论直接嫁接于当代现实的问题，缺乏对理论适用边界与解释限度的自觉反思。当异化问题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数字交往与情感劳动领域时，马克思原有的分析框架是否需要调整？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试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推进：第一，通过对马克思人学思想演进过程的细致梳理，揭示其从“意识内在性”到“对象性活动”的哲学基础转换，阐明这一转换何以构成对德国古典人学的根本性超越，而非仅仅是内容的丰富或修正；第二，摒弃对马克思人学理论当代价值的泛化阐释，聚焦数字资本主义语境，具体分析马克思人学理论在回应数字异化、抽象劳动新形态等问题时面临的理论挑战，并尝试探索其理论阐释的可能路径。

## 2. 德国古典人学的“抽象的人”：理论贡献与内在困境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关于人的研究在人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对人的理解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然而，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受唯心史观或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三位哲学家的人学研究均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语境，陷入了抽象化和理性化的困境。

### 2.1. 康德先验主体论：先天认识形式规训下的抽象理性人

康德的哲学思想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转向，他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始终围绕先验理性展开，构建了先验主体论的人学框架。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并非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在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时间、空间、范畴等)作用下对感性经验的整理与加工，“先天综合判断”[9]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认识能力的实现，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则是认识活动得以开展的核心前提。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人被界定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的理性主体，理性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

康德的先验主体论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突破了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对人的认识的片面理解，为主体能动性的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这种人学界定始终囿于先验唯心主义的桎梏，首先，他设定了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10]世界，认为人类的认识只能触及现象界，而无法真正认识物自体。这意味着人的认识能力被先天地划定了界限，主体只能在现象界内活动，无法触及存在的终极本质。其次，康德的先验主体是抽离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纯粹形式主体。这种主体具有普遍的、先验的认识结构，却缺乏具体的社会规定性和历史生成性。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批评的，康德式的“人”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其能动性仅限于意识领域，而未能进入现实的实践领域。

### 2.2. 黑格尔精神主体论：绝对精神演进中的人学本质遮蔽

黑格尔构建了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庞大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将人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的环节与工具。在黑格物的理论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其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发展阶段，人作为精神阶段的核心存在，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与现实载体。人的自我意识、理性思维与实践活功，本质上都是绝对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的自由并非个体的主观意志，而是对绝对精神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个体只有融入绝对精神的演进过程，才能实现所谓的“真正自由”。

黑格物的精神主体论将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相联系，凸显了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但黑格物的人学研究始终被绝对精神所统摄，人的本质被抽象的精神所遮蔽，其一，黑格物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了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与现实社会矛盾，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精神存在，消解了人的现实性与物质性；其二，在绝对精神的演进脉络中，人的个体能动性被消解，人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被动载体，未能真正彰显人的主体地位，黑格物所谓的人成为被绝对精神规训的抽象精神人，陷入了人学本质的遮蔽困境。

### 2.3.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直观视域下的抽象类本质阐释

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物唯心主义的桎梏，回归唯物主义立场，以感性直观为核心范畴构建了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成为德国古典人学向马克思人学理论过渡的重要桥梁。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黑格物将人视为绝对精神载体的观点，强调人是“感性的存在物”，认为人的本质首先体现为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支撑。同时，费尔巴哈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类意识”，即理性、意志和爱，人的本质是这种将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类本质”，是人类共同的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的总和。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人从抽象的精神世界拉回现实的感性世界，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感性存在，突破了康德、黑格物的理性主义与精神主义人学桎梏，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唯物主义素材。但费尔巴哈的人学研究仍未突破抽象化的局限，其一，费尔巴哈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理解人，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类本质”，未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与发展的；其二，费尔巴哈将人视为孤立的、抽象的个体，忽视了人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发展，未能看到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

### 2.4. 德国古典人学的共性困境：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人学范式

康德、黑格物、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虽各具特色，却共同构成抽象化研究范式。其根本困境在于脱离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语境，未能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把握人之为人的规定。

德国古典人学的抽象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研究立场抽象化。康德、黑格物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或精神；费尔巴哈虽回归唯物主义，却仅停留于感性直观。三者均未以实践为理解人的核心立场，未能把握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与本质规定。其次，研究对象抽象化。三位哲学家均将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历史语境中剥离，视人为超历史、超社会的抽象存在，忽视了人的本质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生成与发展的，从而遮蔽了人的具体性与历史性。最后，研究方法抽象化。德国古典人学以抽象思辨或感性直观为主要方法，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与实践活动，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人的本质，形成了封闭、抽象的研究路径。

## 3.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生成：从逻辑起点到科学确立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从早期受青年黑格物派影响到逐步确立自身理论框架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批判旧哲学、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演进呈现为逐步摆脱旧哲学束缚、从抽象的意识主体走向现实的实践主体的过程，最终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核心、以“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本质规定的人

学理论框架。

### 3.1. 逻辑起点：从“自我意识”到“物质利益”的转向(《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始于对古希腊原子论的研究。在《博士论文》中，他关注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所象征的“自我意识”，强调自我意识在认识世界和追求自由中的核心地位。这一时期，虽带有明显的青年黑格尔派色彩，陷入了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已凸显出对人的主体能动性 with 自由发展的关注，成为其探索人的本质问题的逻辑起点。

真正促使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是《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斗争。在关于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等问题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直面社会物质利益冲突。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为贫苦农民捡拾枯枝的权利辩护，尖锐地揭示了普鲁士法律背后的阶级利益。这些现实问题使马克思意识到，人的本质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更深受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开始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探索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抽象自我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初步观照，为后续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 3.2. 初步探索：政治解放与异化劳动下的“人”(《德法年鉴》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抽象公民的解放，它并未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真正的人的解放，必须使“现实的个人”将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使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达成统一。这一区分表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批判，开始触及人的解放的社会前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问题，指出特定的社会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载体，其解放不仅是自身的解放，更是人类解放的实现。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也为其进一步探索人的本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的扭曲。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这本应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发生了四重异化：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 p. 156)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扭曲，同时也提出了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人的本质回归的思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1], pp. 185-186)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虽然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但仍带有其理论痕迹。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理解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一表述方式仍具有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伦理批判色彩，真正基于现实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突破。

### 3.3. 科学确立：实践观点与社会关系总和的提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一简短的提纲中，马克思实现了人学理论的根本性突破。第一条便开宗明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

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11], p. 499)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它们不理解实践的意义。正是从实践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1], p. 501)这一论断的革命性在于：第一，它否定了任何形式的“抽象本质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预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第二，它将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来理解，人的本质是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生成的；第三，它蕴含着历史性的维度——社会关系是历史地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历史地变化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展开。他们指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这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都是这些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2], pp. 152-153)这一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从意识到存在、从思想到生活的传统哲学路径，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基础，标志着马克思“现实的人”的人学理论的正式确立。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演进，是一个逐步摆脱旧哲学束缚、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自己新世界的过程。从自我意识哲学的起点，经过异化劳动理论的探索，最终在实践观点和社会关系总和的科学论断中，马克思完成了对“抽象的人”的超越，为理解“现实的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4.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人学的理论范式超越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人学的批判与超越，并非零散的、局部的理论修正，而是一场深刻的人学研究范式变革。这场变革重塑了理解人的方法论基础，实现了从意识哲学到实践哲学、从抽象个体到社会关系、从精神运动到物质生产的根本性转换，构建了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全新人学研究范式。

##### 4.1. 基点的转换：从“意识内在性”到“对象性活动”

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式是意识哲学。无论是康德的先验统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其理论出发点都是“意识”及其内在结构。这种范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始终在意识内部寻求解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而无法真正超越这些对立。

马克思的革命在于：他将理论的基点从“意识”转向了“实践”或“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不是认识世界的主体，而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者。人的意识、思维和观念，都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11], p. 500)这意味着，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意识如何认识对象，而是人如何在实践中改造对象、改造自身。

这一基点的转换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首先，它破解了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不是两个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在对象性活动中相互生成、相互规定的。其次，它超越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困境：实践本身就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现实过程，人通过实践不断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从而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最后，它克服了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抽象性：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性的活动，而不是精神的自我运动。

##### 4.2. 本质的复归：从“精神”、“类”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区分“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核心标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尽管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方法论上却共享一个前提：试图寻找某种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永恒本质”。康德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普遍的理性主体，黑格尔将其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费尔巴哈则将

其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构成的抽象类本质。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总和”命题从根本上变革了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解方式。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隐藏在人背后的抽象实体，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实际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这一本质重构包含三层核心内涵：第一，人的本质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人性”，人的本质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呈现为具体的规定性，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其现实本质具有根本差异。第二，人的本质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社会关系是历史地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的本质会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这一视角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的非历史“类本质”。第三，人的本质是总体性的而非单一片面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经济关联、政治关联、伦理关联、文化关联等各个方面，人的本质就是所有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为理解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基础。

### 4.3. 历史观的革新：从“精神运动”到“物质生产运动”

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观，无论是康德的世界公民视角、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均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桎梏。其共同特征是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精神、意识或观念的运动，而忽视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作用，从而无法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现实规律。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核心构建了全新的历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革新。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11], p. 567)。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非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人首先是物质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与自然发生现实关联，同时也与他人形成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性。在黑格尔那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被理解为绝对精神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其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超越。

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人民群众不再是精神运动实现自身的工具，而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对历史的精英主义理解，赋予了历史研究以现实的人民性维度。

## 5.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阐释力：理论价值与现实挑战

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构建的“现实的人”的人学理论，突破了德国古典人学的抽象范式，为理解人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框架。这一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后人学研究提供了根本的研究视角，更在当代语境中具有重要的阐释意义。但同时，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全新现实，马克思人学理论也面临着诸多理论挑战，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5.1.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理论价值

一是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人学研究的根本逻辑起点。德国古典人学将抽象的理性人、精神人、自然人作为研究起点，陷入了抽象化的研究困境；而马克思将“现实的人”——即从事实践活动、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与历史语境中的人——确立为人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认为人学研究必须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把握人的现实特征与发展诉求。这一逻辑起点的转变，突破了抽象人学的桎梏，将人学研究拉回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后人学研究奠定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确保了人学研究的现实性与具体性。

二是构建了基于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人学研究方法论。马克思将实践思维与历史发展视角相结合，构建了全新的人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体系以实践为核心，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人的本

质；以社会关系为线索，强调从物质生产与社会关联的矛盾运动中，从社会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考察人的本质；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原则，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把握。这一方法论体系，突破了德国古典人学抽象思辨与感性直观的局限，为当代人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成为理解人的现实存在的根本方法论。

三是为回应现代性异化问题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自近代以来，人的异化问题始终是现代性研究的核心议题，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尤其是其异化劳动理论——为回应现代性异化问题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分析，揭示了异化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指出异化的消除并非单纯的伦理诉求，而是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实现人的现实解放。这一理论视角为当代分析现代性异化问题提供了根本思路，无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还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分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 5.2. 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人学理论面临的阐释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平台经济、数据资本化等全新现实的出现，使当代社会人的存在状态、异化形态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人学理论在回应这些全新现实时，面临着诸多理论阐释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劳动对“劳动”范畴的挑战，引发对人的本质活动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的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数字劳动不仅包括平台劳动者的直接劳动，还包括普通用户的“产消式劳动”——即用户在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中，通过浏览、点赞、分享等行为产生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资本化利用，成为平台利润的重要来源。这种劳动形态具有非物质性、隐蔽性、自愿性等特征，与马克思所分析的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物质劳动存在根本差异。这就引发了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范畴如何界定？用户的日常数字行为是否属于人的本质活动？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活动的理论，如何回应数字劳动的全新形态？这些问题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当代阐释的重要挑战。

第二，数据异化对传统异化理论的挑战，需要重构异化的分析框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下人的四重异化，其核心是围绕物质生产劳动展开的；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形态呈现出全新特征，数据异化成为当代异化的核心形态。数据异化表现为：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成果(数据)被平台占有，劳动者无法掌控自身数据的使用；用户成为数据的“生产机器”，其行为被数据算法规训，陷入“数字茧房”；数据资本化导致人的价值被数据量化，人的存在被简化为数据符号，人的丰富性被消解。这种数据异化与马克思所分析的传统异化存在根本差异，其异化的载体、表现形式、产生根源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异化分析框架，已无法直接解释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如何重构异化分析框架，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当代发展的重要课题。

第三，算法规训对“社会关系”范畴的挑战，需要拓展社会关系的理论内涵。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所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基于物质生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现实社会关联；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算法规训成为当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算法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构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全新关联，这种关联具有虚拟性、算法性、不平等性等特征：平台通过算法掌控着数据的分配和使用，形成了“平台-用户”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算法推荐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虚拟关联，消解了现实的社会交往；算法的同质化推荐规训了人的行为和思维，使人陷入算法构建的虚拟世界。这种由算法构建的新型社会关系，是否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如何拓展马克思“社会关系”范畴的理论内涵，以回应算法时代的全新社会关联？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当代阐释的重要难题。

### 5.3.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阐释可能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全新挑战，马克思人学理论并非失去了阐释力，而是需要在坚持其核心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当代重构与拓展。其阐释的可能路径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方面，坚持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核心方法论，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新现实进行理论解读。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并非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而是以实践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为线索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在当代语境中，应坚持这一核心方法，将数字劳动、数据异化、算法规训等新现实纳入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考察数字实践如何成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算法如何构建当代人的新型社会关系，从而实现了对数字资本主义下人的现实存在的理论把握。

另一方面，拓展劳动、异化、社会关系等核心范畴的理论内涵，实现理论的当代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开放性，应结合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对其核心范畴进行理论拓展：将数字劳动纳入“劳动”范畴的内涵，承认数字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当代形态；将数据异化纳入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基于数字实践的异化分析体系；将算法关联纳入“社会关系”的范畴，拓展社会关系的理论内涵，从而使马克思人学理论能够回应当代现实，实现理论的当代发展。

## 6. 结论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人学的批判与超越，实现了人学研究史上的深刻范式变革。通过将理解人的基点从“意识内在性”转向“对象性活动”，将人的本质从“精神”“类”的抽象规定重构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规定，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从“精神运动”革新为“物质生产运动”，马克思彻底突破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所固守的抽象人学框架，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核心的全新人学理论。这一理论以实践为核心方法论，以社会关系为根本线索，以历史发展为重要维度，真正回归了人的现实存在，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更在当代语境中具有重要的阐释意义。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全新现实，马克思人学理论虽面临着诸多理论挑战，但这些挑战并非对其理论的否定，而是其理论当代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当代语境中，应坚持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方法论，结合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对其核心范畴进行理论拓展与重构，使马克思人学理论能够回应当代人的发展困境，为实现人的现实解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马克思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理论演进，也为当代人学研究提供了根本启示：人学研究必须立足人的现实存在，从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回应人的发展诉求。

## 参考文献

- [1] 俞吾金. 实践诠释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2]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 [3] 吴晓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4] 张一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5] [德]迪特·亨利希.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德国观念论讲座[M]. 乐小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6]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7]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8] [英]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9] 崔丽娜. 形而上学的历史镜像: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之现代性解读[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5(1): 37-42.

- 
- [10] 盈俐. 恩格斯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J]. 学术研究, 2022(6): 16-22.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